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錄卷之二十二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韃靼

二十四年虜大入榆林總督尚書張珩延綏巡撫張子立謫戍　二十五年虜深入陝西殺掠人畜總督侍郎曾銑遂上復河套議曰我朝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

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爲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剿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

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逮至

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爲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寇宣大三關入套則寇延寧甘固生民塗毒全陝困敝已極此撥亂

之功
天將有意於我今日也
皇上選將練兵
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邉圉凡所以攘卻外患
以保安兆民者
天心實鑒祐之而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爲
國家深長之思者蓋軍旅之興國之重務圖近利
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短者繼踵而至弄鑊
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况復所見

不同甲可乙否君曰姑待来年使巳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兇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来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擊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寔有寢不安席焉者也故敢冒昧輙以短見

上塵

睿覽或曰榆林邊墻方議修築今仍輙有復套之議會極歸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爲數十年之謀也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决則氾濫不支矣

夫復奮振武揚威殲彼醜寇驅其餘黨置諸大漢
臨河作障天險為池
皇靈既昭賊膽應裂狼顧脅息雖數百年不敢輕肆
侵軼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為壑而水歸其所不至
橫流此
社稷之計也時輔臣夏言復起當國力主從之初言
以議大禮當
上心自給事中屢遷入相最得寵遇後
上修玄益精進賜言法冠言不受忤意罷去以嚴嵩

爲首相言家居與同鄉宴有張通判者以齒坐上
言不忿尋謀起用
上亦時念之乃召復入内閣獨專制命嚴嵩事之甚
謹而内懷猜忌嵩之子世蕃狡悍雄世恃父勢納
賄招權言切齒之世蕃以事
詔下獄抵死嵩哀乞于上得免仍歷官爲尚寳卿及
是欲傾言時咸寧侯仇鸞以屢立邊功甚承倚信
言無不從鎮守延綏銑發其奸贓被逮世蕃乃陰
使許銑行賂于言掩敗冒功妄議復套關中人情

大擡
上下銑詔獄命兵部尚書王以旂代銑而以劉儲秀
代以旂儲秀謝恩疏中語忤上削籍去又以趙廷
瑞代儲秀落言少師職以尚書致仕銑坐交結近
侍律二十七年被誅鸞竟釋不問九月虜大入塞
直抵居庸關嵩以虜因復套報仇言死于西市嵩
遂益見寵世蕃專恣政以賄成邊將皆有常餽戶
部給邊銀兩半輸嵩家而各鎮軍事益不可爲矣
後鸞爲復以縱肆爲錦衣
衛都督陸炳所訐被誅

按劉天和一振兵威而醜虜皆避出境河套寇巢遂空則此地無不可復者然當時未即收取必以兵少糧之若與久戰非計出萬全雖得之莫能守耳曾銑恢復之議亦爲有見且開其所製火車地砲等攻具數萬皆可用成功者惜事機中沮耳

二十六年宣大總督侍郎翁萬達上安邊書虜患以來歲調客兵甚衆皆于夏月至鎮入秋則分布乘塞步兵登垣馬兵列營號曰擺邊然山西懲前

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之冦募兵置將亦如邊鎮歲費大增而山東河南之間一切搔動不已又二十三年乘塞兵甫罷虜冦即至一時倡議諸臣俱伏重憲故乘塞遂成故事且先期而集後期不解而宣府中東北路大同西東路故無城可乘率以疲弱戍兵羅列沙磧識者危之萬達至鎮分布諸將中飭節度曲盡便宜騎營步屯始相聯絡且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于是鐵裹門鵓鴿峪張家口膳房堡雲州諸戰率皆以寡敵衆虜始疑懼有進

貢之請矣萬達嘆曰擺守無險步兵日危列營歷
時客兵日費二斡不去予終負國家也爲安邊書
上之且曰宜罷徵兵于内省分鎮兵于外藩使山
西籍備于大同大同需力于山西又言北邊大勢
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之則大
同之最難守者北路次中路次東路宣府最難守者
西路次北路次東路乃尋昔年修築規轍區別緩
急酌量工役及議山西大同併守事宜條陳乘城
之目二乘塞之目八悉見施行　夏四月築長城

初督府上安邊書言宣府西路長城已成他路未成者不可偷日以失全勢且城成而不式與後興而不終敝也他路固有已城而卑圮初築而中停者矣宜酌量虜患緩急以爲工役次第數年之間悉城如制斯成者不以有隙而隳始者不以無繼而沮矣從之于是分北中路百七十里爲極衝二百六十餘里爲次衝城之而又增城先年東西中路未城者百餘里此宣府長城之築爲中條理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北虜寇天城初督府移近塞墩于長城增卒

爲守令曰乘塞兵至則謹餙烽堠乘塞兵罷則帯
管塞垣每墩不半里許冬暮春初鮮大舉即小警
舉烽共拒之不數刻所司兵至矣故冬暮卒無事
及是逼正旦所司暬察稍怠墩卒有潜赴城貨易
者虜伺便燒暗門入驅羊馬數百去官軍亦有在
野被驅者于是天城諸守備俱重徵邉令益嚴矣
秋八月虜寇拒墻總兵官周尚文擊破之初尚
文城拒墻五堡在長城外暬府難之然業已成立
暬府乃檄尚文曰入秋便可伏精騎獲禾稼且虞

有戰也夫虜不獲逞志于塞內能無致毒于塞外堡乎至是尚文遣家丁千餘騎伏彌陀山刈禾者出虜果縱數千騎踰山而東家丁戰馬矢盡登山自守一夕五告急督府曰不救是後不可使人且虜今次不懲後無五堡矣促尚文出師令兵備副使魏尚綸僉事尹綸恭其軍尚綸綸至與尚文謀曰此出塞無山溪懼其蹂踐我也且家丁保彌陀者三日不食矣何能自拔乃括民車百餘輛列火器其上實以熟食蔓精之類遂出塞虜見易之尚

文環車爲營且戰且行度虜陣厚集也火器大發虜死者衆遂解彌陀之圍家丁得車食飽而復戰虜大奔斬首甚衆初督府不欲置堡塞外而尚文已城議者往往咎之及是君子以爲善補過云

九月虜寇隆慶總兵趙卿敗績初宣府以西中路爲極衝虜嵗犯之北路號嚴險東路亦遠僻又李莊諸虜巢北路塞外素不與大營虜合而東路塞外花當朶顔諸部落亦耕牧其地不肯令大營虜得東故二路鮮虜患長城之役急西中路近西中

路長城戍虜遂數來往北路塞外李莊虜亦畏懾
逃避或曰爲大營虜殲焉至二十五年虜遂犯雲
州與守備易綱遊擊陳言戰不得志而去後謀曰
北路險遠即入不戰而疲矣不若由北路左腋
窺隆慶隆慶素不被兵民堡損壞易攻也時督府
料虜必東檄將校曰虜猶水也城塞以止驅猶築
防以障流防不備則水注于不備之地防既備則
水漏于不固之防今者虜大同則大同長城戍虜
山西則併守議定虜宣府則西中二路長城舉役

矣所不備者北東路也財力有限工役因時今未能即城北東路如西中而不厚集兵申警備是遺之門也于是布兵設伏倍于往時　九月諜報虜窺鎮安督府檄趙卿曰鎮安之險可據也扼鎮安虜不能入矣時卿駐兵雲州去鎮安僅三十里督府以爲無慮縱報虜攻獨石卿棄鎮安走獨石也驚曰虜入矣乃東馳一晝夜行三百里抵懷來西界復檄卿曰虜入鎮安必由長安嶺長安嶺死地也分遣精銳問道截擊鵰鶚合河黄家白草之間

我可以一當百卿故儒吏善談論而性實儒怯徒以廉謹爲時重得檄不敢發爲危語曰督府悮矣虜已入塞僕無所逃罪臣子至憂在京師與皇陵耳令不匿形稍縱之南而分兵截急彼見兵進必東奔東奔則畿甸皇陵搔動矣十輩謁止督府繫其使發令旗促之卿乃稽延不前而虜已抵隆永由是隆慶永寧大被荼毒督府策卿儒不即進也則自以麾下合諸營老弱留城者馳而東北至虜營噪而鼓行虜乃退由滴水崖出于是督府提督

曰悔不早易卿將貽生民害也乃上疏自劾及論
列卿罪詔遣瑣闥近臣出覈之覈如劾論者猶惜
卿廉謹詔奪兵白衣還伍督府亦奪三官　二十
八年春二月虜寇滴水崖昨年之寇督府策其由
滴水崖入已而由鎮安入督府大喜以爲虜歸死
地可殲也而赳卿懼不敢前督府劾之是後恒檄
將校曰虜悔前役矣再入必滴水崖故今春卽議
伏兵滴水崖諜人藍伏勝者犯法當刑督府杖之
百不死督府異之以語兵備副使魏尚綸尚綸曰

古人有如是成功者盡貸其生督府曰吾意也君以是語之魏語伏勝誓死報因使入虜中爲間還曰虜聲言西下而數詢被虜人隆來間事必東寇也于是督府召檄卿曰即將所部于北東路適中處若滴水崖塞下堅壁以戒不虞時總兵周尚文以宿將稔兵事鎮大同者數年矣雅以私惠得士卒心然尚文爲人矜已獲前頗幸隣鎮事變時有歸正人至塞語墩卒曰虜馬首已東將趨明沙灘矣明沙灘者獨石塞外地也藍伏勝時巡塞聞其

語驚曰事急矣走白督府督府使視歸正人則守
臣繫解詣尚文尚文聞虜東即稽其解曰送督府
須易公牒也留三日未發督府聞之曰虜審東矣
厲隣鎮以張巳能猾老故態也時趙卿以隆求之
役在論未有代督府適檄尚文曰巳悉虜情即日
東寇宣大相援制也其以兵援滴水崖又慮尚文
不時至則具疏言之且曰卿既獲罪待者未至巳
令尚文戒嚴東援滴水不若令尚文暫代卿將乞
詔旨促其速至尚文初得檄猶豫會命下乃介而

馳未至而虜攻滴水塞矣賜瀚故戰鋒將也李彬之死論者尤焉督府拔而用之責其後效及是以坐營官隨卿戍滴水卿聞尚文當暫代已而虜寇且至則以兵三千人付賜瀚曰爲我戍滴水身歸鎮聽代督府不知也卿既歸虜果至仰塞急攻二日不能拔分步卒攀危巖縣綆登高華瀟柵雙盤道出賜瀚背夾攻之兵遂敗賜瀚揮刃力戰殺數十人而死于是虜入塞復東向懷來而尚文之兵至壁于石柱村軍容甚整虜大駭未敢倅犯遣間

来約曰詰朝當見北虜則伐樹拆屋毀門關令步卒肩之以禦矢石而騎隨之譟且突陣循列營必列木爲柵以拒輕軼其夜尚文計曰柵目可見不若穴地爲暗窖乃令人劚七窖于壁外窖深及膝大容馬蹄及戰虜馬多仆軍中發火器擊之凡二日陣百餘合虜死者数千人虜大沮然恃其衆不歸也酋俺荅阿不孩拔刀曰不勝是即刎吾首乃復攻圍兩軍俱憊初督府聞鄉還鎮也大駭曰三千人足戍滴水乎疾促尚文前而自以親兵及他

路未發者馳赴之至是聞尚文戰且二日計曰鼓三則竭兵無三日戰不疲者不援尚文是棄師也夫尚文與虜角殺傷過當而虜不退奔者慚于不勝且懼尚文躡其後所謂兩虎共鬬勢難先止也我鼓行而前尚文兵聞之氣自倍虜遁矣不然則虜與尚文角且憊而我乘之漁人之獲也時西風大作乃令于軍曰不必結陣五人爲伍鴈行疾馳有警人自爲戰人自爲抹鼓聲大振揚塵蔽天未至虜營十五里虜拔營遁尚文以久戰士憊不能

躡也兵罷還鎮始督府疏調尚文論者以遊兵有應援之責主將無暫攝之例疑焉當路者主之曰兵有先聲將專閫外不宜異同以失事機行之及是邊人舉手加額服督府料中感廟謨能決策云虜既連犯隆永翁萬達曰虜之爲患猶泛濫之水中國設守猶障水之堤諸堤悉成則漸尋隙漏諸堤未備則先注空虛乃今注隆永矣夫隆永者京師北門也城諸路以爲堤遺隆永以爲壑愚竊懼焉乃上疏曰臣聞首尾腹背之論定而後形勢明

輕重緩急之分較而後便宜得臣本書生不諳戎
計然識險夷于馳驛稽難易于籌思頗得其槩不
敢不遂言之夫天下形勢重北方以隣虜也然我
朝形勢與漢唐異漢唐重西北我朝重東北何者
都邑所在也漢唐都關中偏西北我朝都幽薊偏
東北漢唐偏西北故其時實新秦開朔方城受降
不但已也我朝偏東北則
皇陵之後神京之外其所以鎖鑰培植以爲根本慮
者可但已哉天下便宜重宣大以數警也然近時

便宜與往年異往年虜山西近時虜京後何者虜情不常也大同之門戶不嚴則太原急宣府北路之藩籬不固則隆永急往年急太原其時內邊之修外邊之築建議併守不憚勞也今時急隆永則皇陵之後其所以鎖鑰培植以為根本慮者又可已哉國之後門猶人之有背養其有背以衛其腹心蓄艾七年防危一日察脉觀兆不見是圖乃今則病形已見矣夫往年城紫荊倒馬諸邊備畿輔之西也城鴈門寧武諸邊備太原之北也紫荊倒

馬有宣府大同以爲外扞鴈門寧武有大同偏老以爲外扞且猶爲設重險隆永去神京二百里而近無外扞足恃而重險不設專恃北路非計之周也且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之寇由朔州以窺鴈門志太原平陽也二十三年之寇由蔚州廣昌以窺紫荆志眞保定也塞垣成而鴈門寢謀鐵裹門鵓鴿峪戰而紫荆絕望虜情可推而知也昨歲豕突于鎮安今茲狼顧于滴水搖尾以歸駢首不解其志欲何爲哉此臣之所寒心也夫往之經畧

所以裕今今之措注不思善後封疆之臣其敢一日忘其死邪往年修邊之役宣府始西中路者先所急也北東二路限于力則間多未舉又以獨石馬營永寧四海治之間素稱險峻朶顏支部巢處其外尚能爲我藩籬臣亦每有撫處之議今西中路塞垣足恃虜不易犯其勢必不肯以險遠者自沮而朶顏支部復爲所逼徙避他所東北二路之急視前盖数倍也試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西海冶鎮南墩而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

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爲邊凡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不過三萬除城守站遞諸役防秋擺邊僅得二萬兵分于地廣備疎于無援此臣之所寒心也夫地要而不重其防兵分而不虞其害封疆之臣又敢一日忘其死邪天下之事不有所待無以全其勢不有所更無以盡其利宣之北路谿谷僻叉之域貧瘠之區也往年不數患虜者彼誠避其險遠無所于利近兩入寇志在內地內設重垣虜計斯沮不窺內地則外諸城堡昔爲大舉必經

者勢亦自緩而左腋龍門衛楊許二衛右腋龍門所滴水崖一帶厚爲之備絶其必窺設使虜仍貪入則須由獨石馬營而南逡巡前却于谿谷僻仄之間攻不可隳掠無所獲疲其力而衛其中虛伺其隙而邀其歸路當無不覆之寇矣故外邊以扞北路内險以扞京師尋常竊發外邊自可支恃萬一輳軼内險復成犄角外邊兼理堡寨進可以逐北退可以致人内險專事隄防近以翼蔽隆永遠以係籍關南緩急相資戰守並用茲所謂審形勢

酌便宜而盡之人謀者也擬于東路鎮南墩與薊州所屬火焰墩接界塞其中空築垣僅三十餘里可以省百數十里之戍自北而西歷四海冶永寧光頭嶺新寧墩一帶地勢可守者循其舊邊地勢不可乗者稍爲更改又自永寧墩歷鵰鶚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別爲創修内垣一道與北路新墻連而爲一北路原額官軍不輕内調内垣乘守別措兵馬盖不止備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尾之形收率然相應之利也從之乃

城北路内塞　二十八年夏四月北虜款大同塞

五月城大同外塞彌陀之役虜雖奔北而堡人懼督府曰吾終不以血戰易是尺寸也乃與都御史李仁計下令城外塞塞如偃月形東西皆附于舊塞暗門敵臺如制

尹畊曰餘猶記童兒時有事鎮城也抵北門不敢出闚覩焉其時北郊二十里許曰孤店者虜日至之巡撫史道之視地形也飲于北極神祠虜忽突至翠麾蓋集矢如蝟諸軍力戰以免故

文錦之五堡識者恨其不究自總督伯温之主
弘賜議也由是鎮城以北商賈行矣尚文城滅
虜九堡以聯其兩翼而復為拒墻五堡以厚屏
其肩背則五堡不為極塞而鎮城腹裏矣然議
者猶為拒墻五堡危之兹城其終條理乎由是
而推則宣府之興和不可理而復黒山之垣不
可引而直東勝豐榆之境不可漸而圖非夫也
二十九年八月俺荅遂入漁陽塞犯京城焚刼至
德勝西直門窺八陵掠教場

上震怒殺兵部尚書丁汝夔都御史楊守謙自是調邊兵入衛京師無虛歲矣於是總兵趙國忠帥宣鎮兵入衛京城半月虜乃由白羊口出過懷来保安抵宣鎮城下呼守陴者曰無恐知爾兵在南所守婦女城耳且不爾攻我所得固人人足也時守陴人見所掠關南人口行竟日不絕號泣之聲震動山谷力不能救是夜虜營于西門外二三里間以久勞皆酣寢城中無一兵可出劫其營鎮人惜之次日虜至萬全右衛由野狐嶺出塞去　三十一年虜由野狐嶺

入掠宣府衛城西南參將史略率師禦之虜預以其半伏路側略方倚岡為陣虜輒衝突火器猝不能擊衝數合虜作却狀我師前追數里許伏兵出截我師為二略與守備指揮任鎮俱死士卒被殺傷者過半云　三十二年秋虜騎約五六萬由張家口入過懷安抵順聖東西城南及蔚廣攻毀堡寨縱掠人畜甚衆既折而東將犯保安至宣鎮城東南地名谷村總兵郭都率兵二十餘相值方為陣以待虜四面圍之用精騎突陣我兵勢不能支

都厲聲曰毋懼吾寡第直前不死此即囬無生理
也于是領哨應襲千戶王國乃身先士卒督領血
戰士卒半已死傷都與國略無憚色各中矢被刃
無數乃亡事聞詔褒贈之都遼人國宣人也　三
十三年五月虜由馬營盤道墩入塞寇雲州赤城
等處攻毀屬堡二十餘座殺掠人畜殆盡八月復
由雲州兩湖口靜寧墩空入寇雕鶚永寧懷來攻
毀殺掠比夏過之我軍時因年饑逃亡且半總兵
劉大章率師禦之將領亦畏虜不敢徑當其鋒遂

望數日引軍而歸虜陽陽得志去　三十四年虜寇宣府先是督府以宣鎮數被虜害鎮兵寡弱不支檄召延綏遊擊張紘兵來備禦秋七月虜十餘萬衆毀垣入敀掠保安東西川紘因率所部三千兵往擊之猝遇于張家堡南虜衆來衝紘令我軍開壁縱千百騎入乃合壁殺所縱入虜虜怒合衆圍四面者重匝紘又令士卒毋取首級殊死力戰由是虜被挺與刃死者無數紘亦力盡死士卒盡覆歿云

按是役將卒全損士人不以爲敗績虜死傷者衆也自後被虜逃回人多述虜中追談是役猶咬指爲懼辭則紘之死不爲無益矣紘陝西人忠勇素所自許是舉其眞無負哉

三十五年春虜入寇參將都指揮李光啓死之時薊嶺邊外勁虜數千騎數突入侵苦居人光啓憤馬至是警報至光啓遂率所部兵疾馳圖殲之未及爲陣虜四至大呼殺入兵爲所殺太多光啓亦被縛引去去二日光啓紿虜曰我爲帥第引我亭

障下當有贖者於是虜引至亭障下呼卒曰我謾
爾大人將金帛來還爾也光啓曰縣狗宜殺我我
非不肯死慮我中國人疑我真降虜徒負辱國大
罪爾亭障卒其視我死毋贖虜亦罵曰奴紿我遂
剖其腹截其支體懊恨而歸　三十六年都指揮
祁勉代光啓任中路參將懲往日玩寇致僨事因
亟為扼塞計未即行虜數數往來長城下擾之勉
曰不盡殲此虜我土人安能牧耕我安能飭邊備
未幾虜果下輙率兵直前士卒又為所殺戮監司

以爲傷勇也効奏之將羅官候代去至是虜又寇邊勉曰我固將去然義不得避艱險更共此虜戴天也仍引兵往戰以兵寡勢不相當因被困圖力屈而死　三十八年虜數萬駐獨石邊外頗久至七月乃發垣南下由麻峪口入寇懷來保安間遊擊將軍董國忠不度無援兵望見哨馬賊少即帥所部兵數百騎馳逐之虜續至因被刃死數百騎兵亦鮮生還由是他將聞知皆遠避去虜得大利而歸八月虜再寇順聖東西二域抵于蔚州所過

村堡俱破十喪八九人畜殺擄數萬計邊人謂近年虜患莫此爲大且慘我兵竟避其鋒不與相值云　是年虜寇薊遼入遵化等處所過殺掠無遺積屍遍野村堡俱空詔械繫總督都御史王忬至京忬蘇州人曾巡視兩浙初兩浙因倭奴船泊寧波殺人擄掠創建巡撫軍門以朱紈首任紈嚴下海之禁奸豪不便朝議改巡撫爲巡視忬代紈矯其弊安靜持重地方賴以寧謐頗有聲譽故移節薊遼及是虜至一無備策坐視猖獗敗衄之後彌

縫其失已得免究而内璫多遵化人家被禍者往往在内號泣

上聞訊知其故適彼處巡按其上疏論忬不能禦虜乞行罷黜

上命收忬治罪坐失機棄市自後虜騎歲至不爲大舉四十五年秋復擁衆寇大同總兵馬芳力戰郤之亦稱大捷云

先是大同

傳野王府將軍充灼占娼爲盜不法後

廣靈府將軍充爚將長史司印給祿米領票嘗借
人錢乃糾充熿等百餘人圍繞大同府欲白手支
領知府師桂不從即將桂束帶捲作三段至晚復
執磚瓦砍打府門桂具啓代王令旨將無票各宗
支與七分有印票者與三分桂遵依問充爚等擁
拉桂自堂至門外群打巡撫張志孝具奏行巡按
蒙詔問充熿等革爵發送高墻未幾潞城府將軍
俊德俊桺因爭食粮大同縣知縣朱可進有所左
右俊桺不忿糾各宗打入縣門可進越墻奔訴軍

門各宗即將都御史張志孝圍住且逼令志孝責治可進送監洶洶喧吸欲打志孝　代王令旨觧散巡按冡詔及志孝　代王廷琦文章請勘

上命刑科右給事中嚴從簡往問將俊栁等革爵發閒宅住時代宗繁多富驕貧鶩官府畧以法繩則云我教達子踏番這城自充爲謀逆之役令凌害府縣衙不可長也從簡會問時奏過不朝代府凡上供聖旨令各室下跪廷搟宗人始知朝廷法度而代府甚感流謗當路從簡尋謫官云　初北虜小王子繼脫脫不花為大酋號亦克罕即唐時之可汗也有三子長曰阿爾倫台吉台吉如華言宗室次曰阿着卜孫次曰滿官嗔

不孩正德初年阿爾倫爲其叔父阿爾禿廝及太師亦卜剌所殺遺二子曰卜赤曰也明小王子死次子阿着卜孫立亦有二子長曰吉囊次曰俺荅阿卜孩阿着卜孫死衆立卜赤卜赤有衆七萬分爲五營其東部三酋有衆六萬在沙漠東與朶顏爲鄰南部二酋有衆五萬西部二酋與滿官嗔不孩七營俱舊屬亦不剌亦卜剌以小王子怒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餘至凉州乞空地以居凉州將官閉門不敢應凡十餘日始大掠諸堡而去攻破西

寧安定王等族奪其印據青海住牧後總制楊一清遣總兵徐謙征之虜聞南渡河掠洮岷松潘已而復據青海為河西患今屬吉囊為四營有衆七萬官嗔不孩部合別營六酋舊屬火篩今俺荅阿卜孩領之皆在河套又有兀良哈一營乃小王子舊部與諸部自相攻殺總諸部不下三十餘萬人其駐牧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分地自不相亂而占襄俺荅之子皆素稱雄黠每歲入貢宣大尤苦之九邊考則云北虜曰罡留曰罕哈曰爾填三

部俱近宣府比邊住牧罡留部下爲營者三㳡惠王領之罕哈部下爲營者三猛可不即領之爾填部下爲營者一可都留領之總凡七營約衆六萬曰哈剌嗔曰哈連二部俱近大同比邊住牧哈剌嗔部下爲營者一把答罕奈領之哈連部下爲營者一失剌台吉領之二營約衆五萬亦克剌一部近三關住牧爲營者五察罕兒克失旦卜爾報領其三阿兒把即　各領其一在東西五營約衆五萬惟阿兒入冦無常曰應紹不曰阿爾禿斯曰滿

官嗔三部住貢河套應紹不部下舊爲營十曰阿剌曰阿剌嗔曰舍奴郎曰孛来曰當剌兒罕曰失保嗔曰曰兒厥曰荒花旦奴毋嗔曰塔不乃麻俱屬僞太師亦不剌後各分散惟哈麻嗔一部存疑即哈剌嗔也今移營不在河套阿爾禿廝部下舊爲營七屬亦不剌今爲營四曰孛合斯曰偶甚曰扳哈思納曰打郎屬吉囊滿官嗔部下舊爲營八屬火篩今爲營六曰多羅土悶曰畏吾兒曰兀甚曰扳要曰兀魯曰土不剌屬俺答阿不孩今住河

套總凡十三營擁衆七萬寧夏北邊無住牧廷喇一部在甘州西北環遶北山住牧小王子居沙漠其屬有黃毛胡畏吉囊等讐殺不敢南向往時各部皆太師領之太師虜中大將方得稱有紀律志不在於搶掠後太師廢以那顏領之那顏華謂之小官受差遣煩惟台吉得免故諸部樂屬之領凡台吉在孕衆即推以爲主而供給其母今部落多領於台吉然台吉皆荒淫志在於搶掠近聞朶顏衛酋革蘭台亦與北虜和親不與和親者惟女直耳

其俗隨水草畜牧無屋居行則車爲室止則氈爲廬自君長以下咸食畜肉衣皮毛貴壯賤老其單于朝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幼右其送死有棺槨而無封樹凡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虧則退兵因奴怒則殺父兄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也其嫁娶先私通掠其女或半歲百日後使遣媒送馬駞牛羊以爲聘其父子男女相對踞蹲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病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卧上或隨其痛病處以刀

決脉出血俗貴兵死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燒而送之言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烏桓

厥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舁之以氊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致絶釋而急問之曰爾能作幾年可汗其主精神昏瞀不能詳定多少随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為數并一金鏃箭蠟印封之以為信有死者停屍於帳春夏死者候花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花葉榮茂始坎而瘞之突厥

父母死而悲哭者爲不壯但以其屍置之山樹上經三年後收其骨而焚之酹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爲甚（契丹）其山曰陰山（冒頓所依阻武帝奪其地）曰狼居胥（霍去病所封）曰浚稽（李陵所搏戰）曰賀顏（霍去病所追虜）曰燕然（去塞三千里竇憲所勒銘）曰金微（竇憲大破匈奴）曰禽胡初洪武中王師禽胡寇乃兒不花於此永樂八年車駕征虜製銘曰白雲永樂賜名曰立馬峯永樂勒銘曰蒼山曰沙嶺皆永樂駐蹕曰凌霄峯（永樂駕登絕頂）

其川曰飲馬河（舊驢駒河）曰蒙山海（永樂駐蹕）曰清流泉（永樂勒名）其古蹟和寧路城（元太祖始建都）其產馬槖駝野馬獂羊（似吳羊而大角）角端鼲貂鼠青鼠土撥鼠貀（猳屬已上六物皮毛柔軟可爲裘）東墻（似蓬草實如稌子十月始熟）沙鷄（酥酥）其厥貢馬貂鼠皮海青其里至東元良哈西脫忽麻撒馬兒罕比盡沙漠

予聞俺答之妻第七夫人者有失寵侍女名桃花乃新被擄大同妓也妓思歸因誘七夫人言中國富盛衣服綉麗飲食珍品且有美男子不

若到中國去受用七夫人遂與乘間逃出已入大同鎮關盤獲送至京師時嚴氏當國不敢上聞發錦衣衛獄另一室好供給之後喻荅知其妻在中國欲興兵來取邊人報有聲息遂令人將其妻送出別關棄之野中令邊人與彼通事佯言見有一婦在其處不知是否喻荅尋獲之自手刃劈死方此婦在衛嚴氏宴私客每取出襯亦頗豐艷衣中國所賜綃足穿皂靴以金嵌之比妓色殊勝也此予得之于同年親見者乃

嘉靖四十年前事也書之以備傳聞

殊域周咨録卷之二十三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侄嚴　翼

嚴　荘仝校

北狄

兀良哈

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契丹所據東漢征敗其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後居於此號庫莫奚後屬契丹名兀良哈元為

大寧路北境

本朝洪武二十年既城會州建大寧都指揮使司爲重鎮在宣府遼東之間宿重兵　二十二年故元宗室遼王阿里失禮及朶顔元帥等各部遣人入款願内附爲外藩詔以地居之在大寧之北境立三衛馬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衛自黄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衛自全寧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顔衛以阿里失禮爲泰寧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男荅奚爲福餘指揮

知脫魯忽察兒爲朶顏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

畜牧

按觀此則長陵未許此虜時而山後諸州先皆

爲其屬矣況後與之耶此亦當時之失計故居

庸之外所恃爲藩籬者止宣府耳而遼陽一帶

不可通也

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晨者胡虜近塞兵衛未立所

以設兵守關今虜人遠遁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

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

循循故事七站軍士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毋廢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

按大寧都司設而守關軍士可撤則大寧之地其所係豈小哉即此可見當時之倚重于大寧者亦不淺也

建文間燕府請難兵起出劉家口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都指揮房寬王權皆降燕李景隆聞燕府攻大寧引兵攻北平燕府盡拔大寧諸軍及

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平
永樂元年勅諭兀良哈部落曰朕承天眷君臨天
下嘗遣使賫詔諭爾等聞命即遣人來朝其誠
可嘉今仍舊制設大寧福餘朶顏三衛俾爾等統
屬軍民鎮守邊境舊嘗授官者列名以聞咸復之
若頭目人等今當授者亦第其名來聞朕即授之
俾世居本土安其生業乃廢大寧鎮空其地給賞
三衛夷人每歲朝貢以爲東北外藩

按寧獻王權

高廟第十六子也封於大寧即三衛之地靖難師起
與之協謀盖燕時兵力不敵特藉兀良哈人馬
以取中原耳
太宗登極寧王入見願遷國入内地於是遂居南昌
惟事註書作詩以消朝廷之疑而大寧之地既
無王府又無守將孰得其兵之力也因棄與之
亦出一時假寓之權宜非永世經畧之究竟也
夫
成祖北伐至鳴鑾謂金幼孜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

與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永無事矣

大寧以蔽三衛矣而復曰獨守大寧遼東其旨

何也棄大寧則開平難守不急開平則

三衛焉何爲也漢人議處南匈奴其言曰北虜既破可

使復其舊地

成祖之於三衛其有不復舊地之意乎規畫宏深廷

臣莫有窺其際者殘胡遠遁漠北寂然此

成祖將有措置之時而龍馭上賓　遺旨靡究後之

經理邊事如薛祿者但知開平之懸遠而不知

大寧之不可久假也其於

成祖之畫失之遠矣大寧都司之內徙也而皆不沒其名豈非欲復之一証哉故曰出一時寄寓之權宜非永世經畧之究竟也

二年

上謂兵部曰福餘衛指揮奏其部屬欲來貨馬計兩月始達京師可遣人往遼東諭保定侯孟善令就廣寧開原擇水草便處立市俟馬至官給其直即遣歸　八年遣指揮木答哈齎勅諭朶顏三衛酋

曰昔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三衛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畧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苫列兒等給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答哈等諭意如能悔過即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匹姑贖前罪不然發兵誅

叛悔将難追　二十年韃靼酋帥阿魯台寇興和
上親征諭諸将曰阿魯台敢爲悖逆者以兀良哈爲
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遠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
還師剪之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之方
畧曰兵貴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諸将頓首
受命
上曰官軍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遂率
精騎数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将之
上率師至屈裂兒河虜寇数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

陷山澤中
上麾騎兵為左右翼夾進寇望官軍勢盛欲奔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数百級寇自蹂踐死相枕藉餘
寇尚数百人躍馬而走
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
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数十人生擒其黨伯兒伯克
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
潤屯諸将皆頓首賀
上曰用兵吾豈得已哉諸将曰天道福善禍淫

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非過舉也　宣德元年
遼東總兵武進伯朱榮奏朶顏衛指揮哈剌孫等
朝貢不至請掩擊之
上曰古者馭夷當寬其來不來何足與較況虜多詐
用兵未可輕忽但謹隄備耳　三年車駕廵邊閱
武至薊州遵化縣駐師石門邊報兀良哈萬餘騎
入寇將及寬河
上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召問諸將　諸將有請益
徵兵者

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當驚駭走矣然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遂决親征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啣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
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
馬羅拜請降皆縛之斬其酋渠駐蹕寬河分命諸
將搜山谷擣虜穴是役也番將忠勇王金忠故韃
靼名王子也先允於永樂二十一年親征率衆來歸
賜名金忠又有韃靼平章把禿帖木兒永樂初來
歸賜名吳允誠二人奏請自效有謂此皆虜黨往
則不及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獨少此二人耶朕以誠心待之犬馬識豢養之恩況人乎遂遣之駕蹕會州以重陽節饗文武將士二人奮勇斬俘最多

上親製詩歌慰勞之累功封恭順伯世祿不絕時以二人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

陳氏建曰

宣廟英武亞於

成祖故一內難剪外寇殄殲戎陣如摧枯拉朽所以然者由

宣廟爲太孫時常因獵講武屢從
成祖北征久知用兵又去 國初未遠秉
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閑習騎射擊刺其戰勝攻克
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 國家承平巳久
英廟生長深宮王振不思而欲效之故有蒙塵之禍
建嘗謂正統喪師辱國宣德此役誤之也
正統九年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分
爲四路討之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
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

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路渡柳河常勃公李
虜至全寧遇福餘夷人逆戰走之收虎頭山過太
寧朶顏夷人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陞賞有
差 十四年北虜也先入寇三衛夷人徃附之既
而雜北虜使中充貢使來京窺視
朝廷待北使禮厚以為 國家畏強者由是常挾北
虜為重以結昏逊北恐懼中國盡沒遼河東西三
岔河北故地 國家亦不復問今廣寧前屯至定
遼徃來僅一線之路也 天順初朶顏三衛夷人

因虜酋孛來誘犯獨石巡撫都御史韓雍集大軍出其不意襲之賊驚各遁去　成化元年三衛與迤北同貢　勅諭迤北孛來使臣曰我祖宗以來四方朝貢使臣管待賞賜俱有定例不可增減朶顏等三衛曩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憐憫設立衛分授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從東路喜峯口進今都督朶羅干等不遵舊例却乃人與爾等同來希圖混賞悉照舊例分別庶見朝廷厚待爾處特諭爾知之　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

鉞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朶顔諸
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侔之諸夷懷
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鉞爲兵部尚書懼罪及
巳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爲中國之用
蓋以結朶顔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
爲市令叅將一員布按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尅者
重罪之庶毋激變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
海姚安之罪以聞　授沙狐狸金吾衛千戶初正
統中沙狐狸隨

英宗駕於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也先奇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数勝我精敏者十萬也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回即來此也也先色動及駕旋被留虜中虜授爲頭目漫用事納婦生子遂致富貴亦時奉虜命至朶顏三衛開馬市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輸情于朝期以明年當遂歸朝其子以聞
上允且深憫之如期率其胡婦及兒一家悉至所攜

輜重甚富入見
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
先帝嘗賜我一綉囊曰此
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
太皇太后曰此真
先帝物也
上乃授以千户賜宅一區　泰寧衛都督兀喃帖木
兒等奏欲于邊地收買牛隻農具并乞賜莽衣
上曰莽衣不可與其欲與民交易可許之　朶顔三

衛頭目兀研帖木兒奏乞職事兵部覆奏以未有功勞例無陞授不許　弘治十七年朶顏衛酋阿兒乞蠻率衆三百人往與北虜小王子通和與一女寄養勸之入寇大同守臣報急

上命選京軍三萬往討輔臣劉健等俱以為邊事固急京師居重馭輕未可輕動李東陽曰朶顏北虜相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若彼聲東擊西則我未免顧彼失此矣須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師遂不出虜亦引去

按嘉靖中虜由古北口潮河川徑抵京師甚邇

及通薊大掠而去果符諸臣所料時大同巡撫

劉宇慮潮河川無險鑿品字窖及制鐵子砲為

備

上知其用心賜勅奬勵一時君臣其謀遠矣

正德十年參將陳乾燒荒朶顏衛酋花當子射殺

之事下兵部尚書王瓊議討之令通事往諭必斬

其子乃可贖罪花當懼竟斬其子以首來獻花當

亦虜中推為豪者　嘉靖二年朶顏都督花當男

把兒孫連年恪修職貢又節次送回人畜

上賜以綵段衣服隨復差人進馬謝恩求討陞職薊

州巡撫孟春代為奏請云揆之以理似不當予然

犬羊之類不可律以常法乞要議處量陞一職以

示柔遠之意

上命把兒孫既效順有勞准與做千戶兵科都給事

中許復禮疏稱要將把兒孫陞授暫行追寢酌量

停當然後施行及稱各邊鎮巡等官只合拒之於

於外使不得虜掠不當縱其虜掠然後信其欺詐

曲爲陳請及又要將被虜人等出者作何懲治多
者作何處分查明舊例通行遵依
上乃命把兒孫且不陞着照舊管束部落修奉職貢
待積有年勞奏來定奪還通行各該鎮巡等官今
後邊方但遇失事及走回人口務要從實奏報明
白查對若有欺隱情弊照例降級罷職不許仍前
蒙蔽其走回人口亦不許故爲阻塞　提督三關
侍郎臧鳳奏稱五月十七日有獨石常勝墩傳到
龍門所守備官田勳稱在陣時有衆賊見我官軍

奮勇拒敵収劄一處說稱我與你們講和等語退回拾獲丟下番文一紙無人辯識臣查得龍門所境外先年有朶顏衛達賊約有千餘在彼住牧近邊佈種糜黍時或潛入窺伺搶掠人畜近被官軍防範嚴切又於本年閏四月十四日斬獲首級六顆得獲達馬夷器想是糾衆報讐又為我兵敵退所遺番文未知是何縁由乞勅該部行令譯字衛門譯出情詞議擬應否處分兵部乃譯出達字番文一張尚書彭澤奏言番文譯出所言事雖無據

但夷情譎詐或恐以此誘我弛備亦未可知合無

本部行文提督臧鳳并宣大薊州等處鎮巡等官

務要比常嚴謹隄備遠為哨探遇有報到聲息彼

此互相應援不許怠忽誤事本部仍行巡撫順天

都御史審各關驗放夷人通事序班有無受要各

夷財物放進及將兩个兒子作一个名字開寫等

項情弊明白參究

上從之　十月大喜峰口等關指揮甘露瞭見境外

達賊三百餘騎竟到關城下拆城進入守備右監

丞楊世英策應各賊退回十一月把兒孫統領達
賊一千餘騎從洪山口闖拆墻而入總兵官馬永
統領官軍與賊對敵斬獲首級五十八顆虜大遭
挫衂亦北遠遯巡撫孟春疏曰今歲秋冬之交把
兒孫節次糾衆犯邊密雲地方搶擄人畜五次義
院等口殺擄人畜二次又節次殺害出哨夜不收
人等及查得正德十年把兒孫統領虜種大舉入
寇殺死馬蘭谷叅将陳乾指揮談茂等事聞先朝
命将出師征剿彼纔遯去後該兵部議處俯從寛

宥責令花當都督痛加責治以後把兒孫送回擄
去人畜以致懇懃約束使牧遵了数年邊方安靜
遂求討官職荣身臣與太監李能總兵官馬永看
得夷人向化相應俯從量與一官以責後效續該
兵部議奏欽依把兒孫與做千户欽此後因給事
中許復禮極論其不當予遂收而命把兒孫緣此
一向懷恨在心謀爲擾我邊疆今兩旬之內两次
大舉入寇夫固有所致之耳宜准前占量與一官
以消其忿

上以捷音至詔寫勅奬勵總兵馬永太監李能御史

盧瓊䟽曰近該三屯營把總田登等呈大喜峯口

等關斬獲首級外復開議欲量授把兒孫一官慰

快望之心夫以在山之虎未入陷穽欲投以羊而

馴之羊雖費而虎終不可馴自古中國之於夷狄

靜有所待動有所制常使在我者有不可犯之威而

不以無事求於人來則禦之去則追之常使在彼

者有不敢犯之心而不以私恩小惠啓其欲誠使

武備修而自治強雖犁其庭而掃其穴亦不敢怨

况敢望以官與之乎否則雖重官厚賂不能止其溪壑之欲况一官之小其安足以繫其心乎且把兒孫殺我將帥侵我邊疆十餘年來陸梁不臣之心固不在於一官之得與不得今雖頗有斬獲不過應兵以阻其入而已果能堂堂正正如古之聲罪致討以攝服其心乎其心不服而輒與之官是要我而得也要而得官彼肯以爲惠乎求官不已必欲賞賜求賞不已必欲封爵一有不遂皆足生怨怨愈深而寇愈數何以制其後執乞勅將領官

嚴加防守以杜其奸就使把兒孫果有効順受我約束亦當姑待貢獻數年覘其心之向背何如然後熟講而緩行之亦未為晩　三年七月兵部尚書金獻疏曰虜衆二萬俱已入套亦不剌盤據於西把兒孫窺伺於東即今秋高馬肥正係出沒之時若不早為之備臨期未免誤事合無查照往年舊規於宣府大同山西鴈門等三關陝西甘肅延綏寧夏薊州遼東諸鎮請勑一道付本部分投差人齎與各該鎮巡等官務要戮力同心操兵秣馬

或城堡坍塌壕塹填塞則併工修理或器械損壞
馬匹損失則如法修補糗料草束儲蓄以候主客
馬支用如有不足奏請區處以補缺之一遇有警
必須彼此應援不得推諉誤事其副參以下官員
中間果有貪懦不識應合革退有才力不及應合
降調者撫按官俱要指實參奏以憑
上請定奪詔勅九道
上悉從之　二十二年春三月宣府總兵官郤永出
塞襲擊李家莊諸虜初李家莊塞外有住牧虜數

百朶顏別落也若盜塞邊將畏竊防之然此虜不通諸大營虜亦能盜大營虜馬大營虜覺追之入險輒不能逼其地可麋漸有板廬毎當盜馬過我墩呼戍卒曰往大營盜馬無南事也其還亦然狡而善射故不爲大營併而北路以此鮮大寇論者以爲宜撫虜之使爲我用然邊將貪功者恒朶顏爲至是求以兵出塞襲擊之斬四十餘級而還

按求之斯舉不惟失李荘諸虜之心無以成撫虜之計抑使之飲恨於我盜邊日甚或自虞孤

弱求合大營所失非尋丈也

初大同守將咸寧侯仇鸞慶立戰功

上寵信之奏討錢粮更不少靳惟其所言鸞恃恩驕

恣多養家丁頗蓄異志潛與虜約召之至則私饋

犒之淵欲而去遂報大捷以邀賞嘗歲以爲常至

二十九年鸞又召北虜由大寧故地入古北蹂踐

薊邊抵京師北門

上命御史魏謙吉等典九門奇正營規畫防範竟被

虜大獲而去後鸞益橫一應邊務俱直達御前皆

如其請命由中下戶兵二部毋敢少忤既而鸞謀泄伏誅虜遂少悉然亦三衛夷人與虜通好受其假道長驅耳　四十一年虜酋黄台吉復通三衛擁衆由薊邊缺垣入大掠順義等縣至張家灣僅隔一河京師戒嚴大小文武俱乘城守備虜掠得利飽其欲遂徐引去自來虜所未至者

薊州邊論曰薊京師左輔也拱衛京師密邇陵寢比之他邊尤重三屯營居中爲重鎮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西至黄花鎮四百五十里我

太祖既逐元君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

增修關隘以爲內邊又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十一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及宣府東西並列以爲外邊

神謨淵遠矣

成祖靖難後因賞兀良哈乃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境內而以大寧全地與之令其每年朝貢若再三衛每次使各百人來爲屬番往來互市遼東宣府自此偏淺而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邊地

宸謚

朝廷但令都督或都指揮於大喜峯口故地口等處驗放入關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欲為也先嚮導始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此後因而添設鎮守參將等官而夷情亦異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為寇也弘治中守將楊友張瓊因燒荒搶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衆頗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擾花當則脇求添貢把兒孫則深入寇掠參將陳乾魏祥俱以

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正
統前例論禍機所伏不待智者而後知黃花鎮
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迄今守兵逃亡止餘二百河澗等衛
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
戍而關外閒田可募兵墾此亦一策也古北口
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㓕元避暑故道尤
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成爲塹則水漲易淤巡
撫洪鍾雖曾設有關城亦勢孤而不易守今須

傍川大建石墩数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乆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乆累軍丁近取諸馬場之地似矣建昌營自裁革中官之後以其兵分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爲紕繆夫遊擊之名謂居中而可四面馳擊也今併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叅將僅五十里西去太寧寨叅將僅六十里不爲贅貟且掣肘乎愚嘗謂薊鎮在今日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者同督撫駐薊其遊擊則

駐三屯營燕河馬蘭密雲三叅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共一叅將則庶乎體統正緩急有濟矣夫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援國初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爲關寨者二百十二爲營堡者四十四爲衛二十二爲守禦所三設分守叅將五於燕河營太平寨馬蘭谷密雲縣黃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於山海永平遵化薊州三河以管攝衛所謂之營也關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嘉靖十八年巡撫戴金奏復如舊制相爲防守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又攸歸從將誰

諉又本鎮額兵數少而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班之士益募土着之兵設險修關嚴燧遠諜選將練卒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而不講也

其俗同韃靼其山曰馬盂（廣袤千里中峯形類馬盂）其産馬槖駝黄牛青牛瑪瑙鶻樺皮白葡萄其貢駝馬其入貢凡每年

聖節正旦其入每衛許百人其里至東海西南開平

北北海

殊域周咨録卷之二十四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女直 東北夷

女直古肅愼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唐隋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阿固郎始來朝開元中以其地爲燕州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强盛號渤海黑水往屬之及渤海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臣屬於遼

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僞都於渤海上京至海陵改爲會寧府金亡歸元以其地廣闊人民散居設水達達等路軍民萬戶府五以總攝之又名合蘭府

本朝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偕知縣張斌往諭奴兒干至吉列迷諸部落招撫之吉列迷進女色於樞樞拒之不受於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諸酋長悉境來附按督罕河衛令馬吉你爲指揮

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

邊至宋歲賂金幣卒爲大患今旣來朝從所欲授
一官量給賜賚捐小費以彌重患亦不得不然
乃詔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置衛一百八十
四（曰建州曰必里曰毛憐等衛）所二十爲站爲地面者各七選
其酋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鎭撫等職俾仍舊
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尋復建奴兒干都司於黑
龍江之地設都督都指揮等官與各衛所不相轄
屬其有願居中國者設安樂州於開原自在州於
遼陽以處之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故時各衛酋豪

入貢賞賜甚厚有所征調聞命即從無敢違期
永樂末建州夷人前居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
殺　宣德間
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
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為東建州初止一衛後
復增置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耳然亦歲遣
各數百人入貢以為常　正統十四年北虜也先
入寇犯京師脫脫不花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
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掠尤盛故海西建州夷

人所在皆起爲亂遼東爲之弗靖者數年兵部侍
郎于謙上疏畧曰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俱附
遼東地方近來相率投降者衆
朝廷許其自新推以曠蕩之恩宥其反側之罪授以
官職嘉以賞勞遼東總兵等官就於自在州并東
寧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此等之人狼子野
心中難測度即今醜類犯邊我軍失利遂起奸謀
結連内應其貽後患慮恐非關細故矧近日遼東
安插韃人糾合謀叛出城潛從虜寇者動至一二

十此正其驗不可不防者宜令寇深宋文毅曹義等公同計議區畫將以安插夷人若何設法關防鈐束以消意外之變而爲經久之策後來降者俱從起送赴京處置或量與官賞令回本土住種何者爲便或別有長策可以安內攘外防患弭奸者俱令區畫馳奏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於也先之亂

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祖父授官璽書不復承襲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後

在道不得乘驛傳錫晏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有薄皆忿怨思亂遼東人咸知之而時未有以處之也天順三年建州夷酋都督董山結朝鮮謀入寇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上其事命譯者往詰之山驚復貢馬謝罪　成化二年整飭邊備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議名数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産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

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
離或以啓釁非厚往薄來之意禮部因請勅戒遼
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数放入不得過為揀選
以起邊釁從之　董山復來朝貢爭席出不遜語
秉是激海西夷人寇邊一歲凡九十七殺十餘萬
人
朝廷命武靖伯趙輔充總兵官右都御史李秉提督
軍務往討之分兵五路濟蘇子河至古城時朝鮮
國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等率其萬

衆以助官軍直抵虜巢寇望風披靡獲虜酋指揮苦女等呂千数擒董山送京師伏誅時積雪盈尺寒風烈膚不可久居乃整兵凱還尋有逋寇指揮張額的里率其妻赴軍門哀詞乞降且曰吾所處之地自漢以來人跡罕到唐太宗東征至鳳凰城而止亦未嘗入吾境土今大兵率然至此使我喪亡已盡豈非天地耶輔遂具奏納之仍命安置其部落諸夷於兩廣福建然所損士馬亦不少也

三年巡撫袁愷奏遼東頻歲被女直之寇乞免歲

貢人參從之　六年建州夷潛謀作亂巡撫遼東
都御史彭誼討之散解先是任巡撫者與鎮守中
官不相恊不以邊儲為意倉無宿歲之粟虜覘知
之聲言入寇誼獲諜者訊之盛稱女直林翳險阻
中國粮少士饑虜固無怨誼命斬以徇其人哀求
誼釋之語曰汝虜恃翳不見中國匠剗木之器乎
使萬卒持之人剗木千不終日可盡也汝虜何恃
耶芻粮又在吾庾內發萬人運之來山斯積矣諜
報虜未信誼果發餉實鐵鎖潛陽三出諸衛相繼

於道乃閱兵建大將旗出遼陽塞部伍整嚴旌旄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擊擒建州酋斬之奪其馬騾器械輜重虜奔潰自是遼邊境稍寧　十二年女直人宋𤇆爲武驤左衛勇士又稱宋達子與都指揮滕雲相結爲盜往來京城外刼財姦婦多所殺傷官校莫能捕後雲被獲服罪全削髮如僧將北走虜地爲千戶李端等所獲命梟首示衆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

文遼東守臣都御史陳鉞勘宪召散赤哈赴廣寧

對理散赤哈率所部十餘人欲由撫順關入赴廣

寧叅將周俊與管指揮同事者守關處散赤哈至面白其

受賄之情乃遣使詭告守臣謂海西人素不由撫

順關入今熟知此路恐啓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

從之阻不許由撫順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

折箭爲誓欲報仇脩禦夷人都指揮羅雄知事不

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番落窺伺欲雪韋山

之忿全藉海西兵勢緣此遂留散赤哈與俱來犯

遼東守臣以聞命招土兵往討之然出榜招衆徒張虛聲其實兵將皆顧戀私家不趨遼陽建州賊因得糾合海西番落數千乘虛入寇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陳鉞始赴遼陽而近邊住耕也僧格等十八番戶皆有家丁入貢未還恐悞懼兵刃及京師拘留乃走撫順所報曰犯邊者皆海西人也陳鉞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不分白黑撲戕夷人誑奏

朝廷悉收十八人於潘陽衛獄乘夜率諸軍襲各家

屠之及搜所掠人畜並無有馬其精壯者間亦脫
走捶死也僧格於獄乃以搗巢之捷聞衆論藉藉
中官汪直勢焰方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
大功請任其事掌司禮監太監懷恩以直年少喜
功沮之命兵部侍郎馬文昇率大通事一人往撫
及令整飭邊務馬文昇至遼東趨瀋陽撫順所召
各衛酋長聽宣
勅諭夷衆聞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爭訴其
冤謂遣使入貢初無犯邉狀一切肎當殺戮謂我

刼掠人畜果何可證今雖仰荷
朝廷招安實難於聊生文綵矛　制各以牛布賑給
慰之且今其酋長赴京適諜報海西酋猶欲寇邊
大掠始歸文子偵察得實以其事聞於　朝謂夷
雖聽招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難保邊安乃
咨檄總兵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
往開原及調開原參將周俊伏精兵三千於鳳集
等堡賊以爲無備果分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
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数十人收賊馬及器仗無算

所斬者孛多海西人文昇因論諸虜反側情狀請
移兵往勦或姑與自新仍舊撫之詔下兵部主撫
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則感懼交併文昇復檢先授
官停襲子孫名數令譯者審實請於　朝下兵部
赴內閣考驗　璽書底簿明白由是得襲官者復
數十人番族念感　國恩文昇之功也中官汪直
意猶未已請於
上便宜巡邊陳鉞乃戎裝遠迓長跪叩頭而謁賄悅
傔從狐媚蠅營無所不至文昇則與直抗禮故視

其左右帰輩多譽鉞而誣文昇於直直還曾余子
俊有劾陳鉞疏鉞疑文昇所爲遂囑直奏女直建
州夷人之屢寇邊皆文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也
文昇由是下獄罷官遣戍重慶衛明年陳鉞又詭
直立功已亦得以攀附幸進乃虛報建州女直將
入寇請命誅勇大臣擣其巢穴乃命直監軍得便
宜生殺陞賞撫寧侯朱永爲總兵陳鉞參贊軍務
時都御史王越亦有垂涎督師之意而命不及越
亦擬余子俊所阻乃言本朝未有武職節制文職

大臣者且征夷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存
也于是子俊言前命出於
聖斷不可復移鉞且以計阻越竟得叅賛之命時稱
鉞越相競云
按王越廷試時風捲試卷飛揚空中不知所之
竟以内閣紙賜焉後汪直坐西廠刺權勢益
熾王越日伺候之滋久相得待進越兵部尚書加
宮保十六年越同贊汪直偕其巡邊至大同聞
虜營在威海發兵襲之得男婦百七十人以太

捷聞越封威寧伯直授都督中官加武職前此未之有而越飛騰之意亦驗云越忽思退休賦詩云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知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禄爵有情憐我老黄花無主為誰開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幾竟以事敗徙陸安州安置遂符一夜化灰之讖翰苑有和者云那有伊周事業來恥隨郭隗上金臺權謀術数何深也局竈規模真少哉半世功名如隙過一場富貴似花開

千金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嘲越附汪直故云　然聞其人雖尚權譎實文事武備者也故李西涯稱其議論英發邊徼虜情將士強弱皆在胷中才智樂爲之用又詩雖粗亦有好句如此問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亦佳也或謂越北伐時嘗親視諸軍食飲數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無股命出獵計矢中禽之多寡於敵陣爲先後有將官告發受金者置之

討出死力不鬪於是將士感泣無不用命者
時建州貢使郎禿等六十餘人過廣寧前屯衛直
與之遇以爲窺伺馳奏於朝詔拘囚之　郎禿等
入京有司給以鴻臚寺三校卒擒一人格鬪擾攘
困乃就縛下獄　建州諸酋不意大兵猝至壯者
盡逃匿惟餘老弱被殺掠而還鉞因侵盜邊庫十
萬兩幷玉蝴蝶諸異品又私匿所掠子女人口父
子各占一妹　録平建州功加汪直食米歲三十
石鎮守太監韋朗十二石陞陳鉞爲右都御史

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復讐爲詞深入遼東犯陽清河等堡長驅四百餘里勢甚猖獗所掠男婦皆支解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刼奪牛羊焚燒廬舍如蹈無人之境邊將歛兵自守而已陳鉞方冒前功恐阻其賞隱匿不奏於是屯堡屏迹弗克耕耨而遼地騷然矣識者憂焉　遼東御史强珍劾韋朗陳鉞等失機詔停俸戴罪既而汪直憾珍乃奏珍行事乖方妄參被虜人畜名數過多請治其罪命錦衣千戶蕭聚往覈聚械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

馬監拷掠然後奏聞謫之戍遼東後汪直敗鉞下獄人皆爲之危鉞乃洋洋然對法吏謂子女金寶不敢謂無但分遺於人耳所引皆大臣皆爲鉞極力營解僅坐除名起文昇巡撫遼東邊境始得安

命斬劉八當哈於遼東梟首示衆發張驢兒等六人充軍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事露奔建州張驢兒等成化初爲擄所掠因相與導虜寇邊至是各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比還遼陽爲親知所識拘留之陳鉞等奏請梟二首以示衆事下

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既歸虜名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留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以懷遠人詔下公卿議咸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服顯戮張驢兒等爲虜所掠可待以不死乃有是命　嘉靖元年建州右衛都指揮牙令哈奏稱贖送人口去有功比例討陞都督職事遼東巡撫李承勛題請行鴻臚寺通事王臣等審得牙令哈成化十五年授職正德十一等年贖送被虜軍人漢人交與指揮甯棨等又領三堂鈞批捉拏反叛王

浩等交與指揮劉尚德兵部議擬具題
上命牙令哈准陞都督僉事時孫顏把兒孫亦准授
千戶給事許復禮疏請將把兒孫牙令哈陞授暫
行追寢兵部尚書彭澤議謂許復禮前題無非制
馭外夷愛惜名器之意相應俯從合無將各夷今
陞官職俱暫且停止行文各巡撫將把兒孫來貢
人役并牙令哈明白省諭令其回還照舊管束部
落時修職貢如果積有年勞功績異常俟鎮巡官
再爲奏到另行議擬陞賞毋自擬沮有負

聖恩再照各邊撫鎮副參遊擊守備等官平居則惟
圖玩愒畧無經久之謀臨事則代爲請求苟安目
前之利走回男婦日見題知進送漢人每言勞蹟
殊不知邊方若能戒嚴人口何緣出境訃其節次
送回之人多非開報搶虜之數上下扶同已非一
日兵政廢弛實肇於斯合無本部通行各邊撫鎮
等官今後大小失事督令所司備從實開報凡遇虜
中走回男婦及進送漢人必須查對先年奏報之
數如果相同照常施行若有欺隱情獘指實參提

上乃命牙含哈既歷年效勞與衍孔章事體相同已陞了罷餘悉如議行自後朝貢如期至今相繼往來

遼東邊論曰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即遼陽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原城一千七百里歷代以來皆郡縣元季時為平章劉益高家奴分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為遼東都司十年革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後設安樂自在二州我朝改置衛而

於遼陽開原二城中設安樂自在二州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自易站抵開原樂建州毛憐海西野人兀者諸夷而建州為最自開原之北近松花江山寨諸夷亦海西種類又北抵黑龍江諸夷江夷為最自廣寧前屯東抵開原中間地沒入兀良哈三衛今特山海關一線之地可以內通互市通貢勢雖羈縻形成藩蔽是以邊塲無西北邊之患南則海、自劉江之捷而倭寇屏迹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哨而去若今則晏然久矣所備則東北西北、夷東北屋居耕

食不專射獵邊警差緩而西北則俗仍逐北雖未嘗大舉入寇然竊發頗多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方拊輯處置得宜北㨿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四衛足過其衝南枕滄瀛而金復海旅順諸軍足嚴守至東西則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以翼廣寧增遼陽東山諸堡以扼東建先事戒嚴防守不隳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乃策之上而俘斬論功此第二義也開原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上頗稱沃野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馬木葉白雲三山之間即遼之北京中

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

進據腹心限隔東西道里迂遠而守望勞費邊

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之而屢

付空談竟不見施行者無亦有識者為起釁邊

方之慮乎若夫華互市之姦欺禁驛傳之騷繹

糾驗放夷人抑勒之弊塞請開貢路生事之門

墩軍增其月支百姓教其畜專制一方者不

得不任其責矣

其俗土氣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好養豕食肉

衣皮冬則厚塗豕膏禦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體臭穢不潔作廁於中環之而居好勇善射弓長四尺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便行船好寇盜灘書挹婁傳嚼米為酒飲之亦醉以溺洗面婚嫁男就女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濕秋冬死以屍餌貂貂食其肉則多得之北史勿吉傳勇悍食生肉飲糜酒殺人不辨父母衆為縛之俟醒而解散居山谷自推豪傑為酋渠文獻通考無市井城郭逐水草為居以射獵為業設官牧民隨俗而治有狗

車木馬輕捷之便狗車形如船以數十狗拽之往
來遞運木馬形如彈弓繫足激行可及奔馬二者
止可冰雪上行𧺆建州頗類開原舊俗其腦溫江
上自海西下至黑龍江謂之生女直畧事耕種聚
會爲禮人持燒酒一魚胞席地歌飲少有忿爭彎
弓相射可汗以下以樺皮爲屋行則馱載止則張
架以居養馬弋獵爲生其阿速江至散魯江頗類
河西乘五板船疾行江中乞列迷有四種性柔刻
貪狡捕魚爲食著直筩衣暑用魚皮寒用狗皮不

人惟狗不多紐供食皆用之死者刳腹焚之以灰燼於木植之乞里迷去奴兒干三千餘里一種曰女真野人性剛而貪文面椎髻帽綴紅纓衣緣彩組惟袴不裙婦人帽垂珠珞衣綴銅鈴射山為食暑則野居寒則室處一種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一種住平土屋居開孔以梯出入臥以草鋪類狗窩一種苦兀在奴兒干海東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親死刳腸胃曝乾負之飲食必祭三年後棄之其鄰有吉里迷男少女多女始

朱先完以狗 一云即娶後乃服鮮其山川曰長白

山 故爺謂將南北嶺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爲混同東爲阿也苦河 曰混同

江 城關北京[illegible]桃開[illegible] 曰黑龍江 其產楛矢石砮 黑龍江出

出名水花石堅利入鐵可銼 女真人將取之必先祈神 重樓金線 長白山 赤玉

真珠 [illegible]河[illegible]混同江[illegible]出 金 城[illegible] 豚布鹽 木生木枝有鹽海上 阿膠

馬 野[illegible] 野[illegible] 野驢[illegible] 貓 虎皮 熊皮 孤狸皮 有黃黑白三色

海[illegible]皮[illegible]皮 海豬皮 海牛皮 海狗皮 大[illegible]

猞[illegible] [illegible] 象牙 即母象牙 [illegible] 貂鼠皮 青鼠皮

[illegible] 出五國城東 小而健能擒天鵝爪白者尤異 鷹鷂

[illegible]

鴉鶻兎鶻鱘鰉魚牛魚混同江出大者長丈五尺重三百斤無鱗骨脂肉相間食之味長五味子粟麥穄葵菜其貢馬貂鼠皮舍列孫皮海青兎鶻黃鷹阿膠殊角其進貢來朝都督許帶達子十五人同其國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兒干北海自混同江達于京師三千五百里